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静静的顿河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静静的顿河

原著 肖洛霍夫 [苏]

译编 刘 萧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5

ISBN 7-204-06840-8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 60 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顿河悲歌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

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

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

——哥萨克古歌

卷一

1

麦列霍夫家的院子，就座落在村庄的尽头。牲口院子的小门正对着北方的顿河。在被苔藓掩蔽着的石灰岩块中间，有一道陡斜的土坡，这就是堤岸；堤岸上散布着珍珠

母般的贝壳和被波浪吻着的鹅卵石灰色曲折的边缘。再向前去，就是顿河翻滚着的蓝色波浪了。东面，在作为场院篱笆的红柳树外面，是“将军大道”。岔路口有一座教堂，教堂后面是被流动的蜃气笼罩着的草原。南面，有白灰色的山脉。西面，是一条穿过广场直通河边的街道。

哥萨克麦列霍夫·普罗珂菲从最近的土耳其战争中带回一个娇小的、披着披肩的女人。这个土耳其女人使普罗珂菲和自己的亲人疏远了。他的父亲让他到外面去住，一直到死也不去看他。因为他父亲忘不掉这种耻辱。

从那时候起，村里人就很少见到他了。他也不再参加村里的集会，只孤独地住在村外靠近顿河边的自己的小屋里。对于他的妻子，村里有各式各样的议论：有一部分人肯定说她是空前未有的漂亮，另外的人却完全相反。直到一个顶大胆的叫玛乌拉的女人假装到普罗珂菲家去讨酵母回来后，一切才算弄明白了：普罗珂菲的妻子是个顶丑陋的女人……

红涨着脸的玛乌拉还对站在胡同的女人们说：

“好像不是姑娘啦，至少养过三个孩子了。”

“是吗？”女人们惊骇地一块儿哎呀乱叫起来。

村子里悄悄地传开了，说普罗珂菲的妻子会使妖法。阿司塔霍夫家的儿媳发誓说，好像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她在黎明亲眼看见蓬头乱发的普罗珂菲的妻子在他们的院子里挤牛奶。从那时起母牛的奶头就干瘪得像小孩子的拳头一样大了。牛奶也断了，不久牛也死了。

那一年，发生了从未有过的畜疫，顿河附近牧场的沙滩上，每天都出现大牛和小牛的尸体。牛疫传到马身上去了，村镇牧场上的马群减少了。于是在大街小巷上，都传播着谣言……

哥萨克们从村民大会上来到普罗珂菲家。一个喝得醺醺的老头子首先喊道：

“把你的女妖精给我们拖出来！我们要审判她！……”

一个高个子炮兵把普罗珂菲拖住，一个同普罗珂菲同团当兵的哥萨克揪住土耳其女人的头发，把她从门洞里拖出来。普罗珂菲推开六个哥萨克，奔进内室拖了一把马刀，吓得哥萨克四散奔逃。

妻子早产了。普罗珂菲目光凝滞，摇着头，把哇哇哭的孩子包在一件羊皮袄里。

普罗珂菲的妻子也就在这一晚死去了。普罗珂菲的母亲痛惜地抱走了孩子。家人把孩子放在蒸热的锯末子下面，喂他马奶吃，过了一个月，就把这个黑脸的土耳其血统的孩子送到教堂去洗礼。按照祖父的名字，也给他起名叫潘苔莱。

潘苔莱长成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娶了个邻居的哥萨克姑娘。从此，高鼻子的、出奇美丽的哥萨克麦列霍夫家族就在村子里繁衍起来了。大儿子彼得罗，小儿子葛利高里，爱女杜妮亚石珈，加上彼得罗的妻子妲丽亚和一个小孩子，这就是整个麦列霍夫氏的家庭。

2

灰色黎明的天空上，闪耀着稀疏的晨星。风从云片下挣扎出来，雾气在顿河上空移动着，沿白石灰岩山峰的斜坡铺展开去，像一条灰色的无头毒蛇爬进了悬崖。

葛利高里和父亲潘苔莱一大早就到顿河去钓鱼。他们乘坐的小船在激流中摇动着，不时倾斜着，横过激流，移向左岸。

“咬钩啦！”当太阳升到橡树高时，老头子终于出了一口气。

葛利高里哆嗦着，举起钓竿，但是钓竿迅速地弯成了一个圈儿。好像鱼在翻动，一股巨大的力量把绷紧的红柳木钓竿向下拖去。

一条金红色的大鲤鱼被提到水面上来了。但它把扁平的大脑袋往下一扎，又向深处沉去。

“抓紧，葛利高里！”

葛利高里终于把这条受苦受难的鲤鱼拉到小船边。鲤鱼一面张着嘴吸气，一面把脑袋撞到粗糙的船舷上，上下扇动着金黄色的鱼鳍。

收拾完了，葛利高里把船从岸边划开。

老头子忽然说：“你，葛利高里，我说，你和婀克西妮亚……”

葛利高里的脸涨得通红，扭过头去。

“你小心点，小伙子！”老头子凶狠地、气冲冲地说，“我并不是跟你说着玩儿。司契潘是我们的邻居，我不准你和他的老婆调笑。这件事会造孽的。再不听话，我就揍你！”

“都是胡说八道！”葛利高里含糊不清地说。

3

天一亮彼得罗就要入营去了。母亲叫葛利高里去叫老邻居司契潘跟哥哥一块儿去参加哥萨克五月的演习。

葛利高里跑到司契潘家。门没上闩，司契潘睡在厨房里的地铺上，婀克西妮亚的脑袋靠在丈夫的腋下。在渐渐发白的黑暗中，葛利高里看见了婀克西妮亚那一直撩到膝盖以上的衬衣，看见了无耻地露着的两条桦树皮般的白腿。他感到口干，头脑发胀。

七点来钟，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们就向广场奔来了。

彼得罗在台阶上慌慌张张地缝补裂开的马缰绳，叫葛利高里去饮马。葛利高里答应着跳上栗色马向坡下跑去，正遇着到顿河边挑水的婀克西妮亚。她离得很远就大声喊道：

“魔鬼！差一点叫马踩着我！等着吧，我非告诉你父亲，说你像疯子一样骑马。”

“好的，女邻居，别骂了。你把男人送到兵营以后，也许还用得着我呢。”

“他妈的，我一点儿也用不着你！”

“等割起庄稼来，你会来求我的！”葛利高里哈哈大笑。

姆克西妮亚站在跳板上伶俐地汲了一桶水，把被风吹起的裙子夹在两膝之间，望着葛利高里。

“司契潘一走，大概你要守活寡了吧？”

“大概是吧。”

姆克西妮亚又汲满了第二桶，把扁担搁到肩膀上，轻轻地摇晃着向山坡上走去。葛利高里也紧跟着牵动了马。他看着她小小的毛茸茸的小发髻披在黑黑的脖子上，掖在裙子里面的粉红色上衣平平正正地包裹着坚实的背和丰满的肩膀，看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又想和她说话了。

“大概，你要想念丈夫吧？啊？”

姆克西妮亚一面走着，一面扭过头来，微笑了。

“当然啦！你快娶媳妇吧，娶了媳妇你就知道了。”

姆克西妮亚微微地露出了笑容。葛利高里第一次看到 she 有两片这样放荡贪婪而又肥厚的嘴唇。他一面把马鬃分成小缕，一面说：

“无论有多好的姑娘爱我，我也不想结婚……你现在要送走司契潘……”

“不要和我开玩笑！你应该去和姑娘们玩，可别再看我一眼。”

“我就成心地看你。”

姆克西妮亚柔和地笑着，从小路上避开，想趁机绕过马去。葛利高里却把马横了过来，挡住了她的去路，并让马把她挤到土崖边。

“躲开，魔鬼，人来啦，叫他们看见，会怎样想呢？”姆

克西妮亚用惊骇的目光向旁边扫了一眼，走过去了。皱着眉，连头也不回。

彼得罗终于跨上了马鞍，走出大门。葛利高里由篱垣处望到司契潘也预备起程，他正吻着阿克西妮亚的手。阿克西妮亚则抓着马镫，爱恋地、贪婪地从下向上像一只狗似的望着他的眼睛。

葛利高里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目送了他们半天。

4

黄昏时分，雷雨交加。褐色的乌云笼罩在村子上空，激怒而绵密的雨点落了下来。

河水发浑，正是捉鱼的好时光。潘苔莱领着儿子葛利高里和女儿杜妮亚石珈，还叫上阿克西妮亚和玛拉石珈·福罗洛娃做帮手，冒雨摸黑到顿河边去网鱼。

顿河发出疯狂的咆哮声。风把倾斜的雨丝撕成了碎片。

葛利高里下到冰凉的河里，晃着水放网。

“啊——啊——啊——啊！”阿克西妮亚不知在岸上的什么地方尖叫着。

葛利高里吃了一惊，从水里钻出来，朝呼叫声晃去。

“阿克西妮亚！”

原来是波浪把她冲到了岸上。她脸色苍白，笑着把手伸进葛利高里的上衣袖子里去，说：“我可是冻坏啦，你袖子里面真暖和。”

潘苔莱叫他们继续下网。他俩网得一条大鲤鱼后，就先走了。姆克西妮亚把装鱼的口袋扛到肩上，没走多远，就哎呀着说：“我没劲啦！”

扛着鱼网跟在后面的葛利高里说：“这儿有去年的草堆，你去暖和暖和吧？”

葛利高里从草堆上掏出一个洞。姆克西妮亚钻进去，干草一直齐到脖子。

葛利高里冻得直打哆嗦，倒在旁边。姆克西妮亚潮湿的头发上流泄出了温柔动人的气息，她躺着，仰着头，半开的嘴均匀地呼吸着。

葛利高里突然把她的脑袋扳到自己身边来。她猛然地挣扎着，站了起来。

“放手！”

“别做声。”

“放手，我要喊啦！潘苔莱伯伯！……”

“迷路了吗？”潘苔莱在近处的山楂丛里回答。

葛利高里咬着嘴唇，从草堆中跳了出来。

“你喊什么呀，可是迷了路吗？”老头子走近问。

“倒没有迷路，可是冻得够呛。”

“呸，真是妇道人家。到草堆暖和暖和吧。”

姆克西妮亚微笑着，弯下身去拿口袋。

5

婀克西妮亚在十七岁时嫁给了司契潘。在出嫁前一年秋天，她的五十岁的父亲把她的手绑起来，强奸了她。母亲和哥哥——一个刚从队伍回来的哥萨克——坐上马车赶到离村八俄里的荒漠中去，把醉醺醺的父亲打死了。他们对别人说，他是喝醉酒从车上摔下来要了命的。

婆婆是一个身材高大、有点驼背、被疾病折磨着的老太婆。吃过喜酒后的第二天大清早， she 就把婀克西妮亚喊醒，说：“我亲爱的媳妇，我们娶你来不是为了叫你享福和睡懒觉。先去挤牛奶，然后做饭，我老啦，得由你担负起管家的责任啦！”

也是在这一天，司契潘在仓房中有计划地凶狠地把年轻的妻子打了一顿。尔后远离她，跑到外头去喝酒，和许多放荡的守活寡的妇人们乱搞。差不多每天夜里都出去，把妻子关闭在仓里或内室里。

一年半以后，老太婆死了。婀克西妮亚生下了孩子。然而孩子没活到一周岁就死了。旧的生活又展开了。当葛利高里开着玩笑，把她拦住的时候，她恐怖地感觉到，这个黑脸的可爱的小伙子正吸引着她。当葛利高里的黑眼睛疯狂地对她表示爱情的时候，她感到温暖和愉快。但也为自己的感觉害怕，心里觉得好像三月里踩着破裂的冰块穿过顿河一样，战战兢兢，小心翼翼。

从圣灵降临节那一天起，开始割草了。司契潘离家前曾要求潘苔莱割草时帮帮忙，现在阿克西妮亚先到潘苔莱家作帮手。

葛利高里时时向阿克西妮亚张望，他的脑海已经被她占据了。他半闭着眼，想着在吻她，在向她说热情的话。而潘苔莱却总在监视着儿子和阿克西妮亚。

半夜里，潘苔莱躺在大车上连续不断地打着呼噜。葛利高里悄悄绕开去，没多久，他就把全身哆嗦着的阿克西妮亚搂在怀里……

6

不久大家都知道了葛利高里的情史，并传到了潘苔莱的耳朵中。潘苔莱像魔鬼一般闯进阿克西妮亚的木板门。他嚷叫着说要为这事把葛利高里揍出血来，还要给司契潘写信，叫他知道！他骂她骚娘们儿，从今以后不准她再踏进他的院子！

阿克西妮亚把他从门洞赶了出去，像发了疯一样喘着气喊道：

“为了我整个痛苦的生活我非爱不可！……你们杀死我也不怕！葛利高里是我的，我的！”

潘苔莱怒不可遏，回到家找到葛利高里，用拐杖向他的背打去。他说：“狗崽子，别侮辱邻居，别让你父亲丢人！我要马上给你娶亲，娶个傻丫头！活了一辈子啦，却眼看

着你叫人笑话！”

姆克西妮亞如瘋似狂地沉溺在自己晚來的苦戀中。她和葛利高里几乎是公開地同宿同飛。村里人斷定，這是犯罪的，違反道德的。村中陷入一種惡意的期待中：盼司契潘回來解決問題。

哥薩克們由營房回來了，司契潘回來了！

瘦弱了的顯得陌生的司契潘在門口站住了。

“哼……”

姆克西妮亞擺動着她那丰满的身軀迎上去。

“你打吧！”她拖長着聲，斜身站住了。

“哼，姆克西妮亞……”

“我不瞞你，我有罪過。你打吧，司契潘！”

“告訴我，你是怎樣等候丈夫的，你守住貞節了嗎？”

姆克西妮亞低頭不語。

照腦袋打下來的可怕的一擊把姆克西妮亞打倒了，她跌到門檻那兒去，脊背撞在門框上，啞啞地哎呀了一聲。

不知是出于恐怖呢，还是由于女性求生的本能，她流着血，砰的一声关上门，跑出去了。司契潘在和潘苔萊相隔的籬笆旁边追上了她，大手像鵝鷹一樣揪住了她的頭髮，將她按倒在地。

人們遠遠地站住看熱鬧。葛利高里也從內室窗戶里看到了，他衝出屋子，像鳥一樣跳過高高的籬笆，從後面照司契潘打去。司契潘搖晃着轉過身，像熊一樣朝葛利高里撲來。剛從營房回來的彼得羅也跑來了，兄弟倆和司契潘

狂暴地打了起来。被司契潘的铁拳打倒的葛利高里在地上滚了几次，司契潘的一只眼被打肿得像未熟透的李子。

从这一天起，在麦列霍夫弟兄和司契潘之间，仇恨系成了难解的结子。

7

葛利高里已跟着父亲和媒人到鞑靼村的首富珂尔叔诺夫家去相亲，姑娘叫娜塔莉亚，是一个有着两只灰色的勇敢的眼睛和浅浅的粉红色酒窝的漂亮姑娘。

阿克西妮亚在顿河岸上遇到葛利高里，俩人相约到葛利高里家牧场上的葵花丛里去。阿克西妮亚本想劝葛利高里不要结婚的，可是葛利高里把目光移到一边，说：

“我下了决心，我和你结束这件事情，好吗？”

阿克西妮亚站起身来，胸部碰撞着向日葵的黄色花朵，走了。

“阿克西妮亚！”葛利高里气急败坏地喊。

回答他的只是篱门的吱吱声。

葛利高里用笨重的皮靴子践踏了她金黄色的、成熟的感情，把一切都踏成了灰，弄得乱七八糟，就算完了。阿克西妮亚的心变得空虚和荒凉了。

每天夜里，她一面和丈夫亲热，一面却想着另一个人，憎恨和爱交织在一起。她决定把葛利高里从幸福的、既没有经过痛苦又没经过爱情欢乐的娜塔莉亚·珂尔叔诺娃手